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 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設委员会編

第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

第三章

孟什維克与布尔什維克在日俄战争 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七年时期)

- 一 **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彼得堡城里的罢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在冬宫前举行的示威。示威群众遭受枪杀。革命的开始。**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了加紧夺取太平洋上统治权、瓜分中国的斗争。沙皇俄国也参加了这个斗争。一九〇〇年，沙皇军队协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建筑了中东铁路，并为保护该路而调兵入境。北满被沙皇俄国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底势力已伸展到朝鲜。俄国资产阶级已拟定在满

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却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当时日本已很迅速地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在亚洲大陆施行侵略，首先是侵占中国领土。日本也如沙皇俄国一样力图把朝鲜和满洲据为己有。日本当时已梦想占领库页岛和远东区。英国害怕沙皇俄国势力在远东加强，所以暗中援助日本。日俄战争逼近了。寻找新市场的大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地主阶层，推动沙皇政府去进行这次战争。

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战而先行开始了战争。日本在俄国境内布设有精密的侦探网，所以它知道它在这个战争中的敌人将是沒有准备的。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用不宣而战的手段突然向俄军要塞旅顺口实行袭击，并使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

日俄战争从此开始了。

沙皇政府本来打算这次战争能帮助它巩固其政治状况，帮助它阻止革命。但是它失算了。战争更加动摇了沙皇制度。

武装恶劣，训练不良，由一些庸碌无能而贪污腐败的将军所领导的俄国军队，遭受着接二连三的失败。

资本家、官吏和将军们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盗窃之风盛行一时。军队的供给很坏。正当缺乏炮弹的时候，而军队所领到的却是一车厢一车厢的神像，好像是在故

意譏笑他們一樣。兵士們沉痛地說：“日本人用炮弹打我們，而我們却用神像打他們”。專車不是用去運送傷兵，而是用去運輸沙皇將軍擄得的財物。

日軍包圍了旅順口要塞，接着便把它占領了。沙俄軍隊遭到多次失敗之後，就在沈陽附近被擊潰下去。沙俄三十萬大軍在這次會戰中死傷和被俘人數，計達十二萬之多。接着，沙俄從波羅的海派去解旅順口之圍的艦隊，也在對馬海峽全被擊破和消滅了。在對馬海峽遭到的失敗實等於全盤復滅：沙皇派去的二十艘軍艦中被擊沉和消滅的有十三艘，被俘的有四艘。戰爭結果是沙俄遭到了完全的失敗。

沙皇政府不得不與日本締結可恥的和約。日本占領了朝鮮，從俄國手中奪得了旅順口和半個庫頁島。

民眾不願意這次戰爭，並認識到這次戰爭對俄國的害處。為了沙皇俄國的落后，人民支付了重大的代價。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對這次戰爭採取了不同的態度。

孟什維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墮落到護國主義，即主張保護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祖國”的立場上去。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却與此相反，認為沙皇政府在這次掠奪戰爭中失敗是有益處的，因為它會削弱沙皇制度而加強革命。

沙皇軍隊失敗的事實向廣大民眾揭示了沙皇制度底

腐敗性。民众仇視沙皇制度的义憤与日俱增了。旅順口的陷落是专制制度陷落的开始，——列宁这样写道。

沙皇本想用战争来扑灭革命，但他所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日俄战争加速了革命。

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压迫，因有沙皇制度压迫而变本加厉。工人不仅感到资本主义剥削和苦役劳动的痛苦，而且感到全体人民没有权利的痛苦。因此，觉悟的工人力求领导城乡一切民主分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农民因缺乏土地，因受许多农奴制度残余的束缚而呻吟喘息，遭受着地主和富农的盘剥。沙俄境内各族人民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受到本族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另一方面受到俄罗斯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间的经济危机已经加深了劳动群众的困苦，而战争又使其更加尖锐了。战争中的失败使民众憎恨沙皇制度的心理更加厉害起来。人民底忍耐已经临到极限了。

由此可见，引起革命的原因是绰有余裕的。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巴庫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组织得很好的巴庫工人大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胜利，工人和石油业主订立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

巴庫罢工成了南高加索及俄国许多区域革命运动高涨底开端。

“巴庫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底信

号”(斯大林語)。

这次罢工好像是大革命风暴将临时的雷前閃电。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公历二十二日)的彼得堡事件,就是革命风暴的开始。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即现在的基洛夫工厂)中的工人开始举行罢工。这次罢工的开始是因为工厂内开除了四个工人。普梯洛夫工厂中的罢工迅速扩大起来,彼得堡其他各工厂也相继加入。罢工变成总罢工了。运动汹涌地增长起来。沙皇政府决定在运动开始时便把它扑灭下去。

早在一九〇四年間,即普梯洛夫工厂罢工以前,警察机关已利用奸細加邦牧师在工人中間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即所謂“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这个組織在彼得堡各区都設有自己的分会。当罢工开始时,加邦牧师在他这个“大会”會議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計劃:让全体工人在一月九日集合起来,举着教堂旗幡和沙皇像片,和平列队前往冬宮向沙皇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請愿书。他說,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見人民,倾听和滿足人民底要求。加邦出来为沙皇暗探局卖力:引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但这个警察計劃,結果却反轉过来反对沙皇政府了。

請愿书是在各工人會議上討論过,并加进了些变更和修改。布尔什維克也在这些工人會議上讲过話,不过

他們沒有公開說明自己是布尔什維克。由于他們的影响，在請愿书上加进了言論出版自由，工会自由，召集立宪會議来改变俄国国家制度，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教会与国家分离，停止战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要求。

布尔什維克在这些會議上发言时，向工人指明說，自由决不是可以用向沙皇請愿的方法获得，而是要拿起武器去夺取的。布尔什維克警告过工人，說工人会受到枪击，但他們沒能阻止住群众往冬宮請愿的游行，有很大一部分工人还相信沙皇会帮助他們。群众被强有力的运动所籠罩了。

彼得堡工人在請愿书上写道：

“我們，彼得堡城里的工人，偕同我們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請求公道和保护。我們生活困苦，备受压迫，被迫担負苦重不堪的劳动，受着欺压侮辱和非人的待遇……。我們已再三忍耐，但是我們日甚一日地被推入貧困、无权和愚昧的深渊中去，专橫暴政压制着我們……。我們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們已經活到了可怕的时刻，我們宁死也不愿繼續忍受这种难堪的痛苦”。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清晨，工人們向着当时沙皇所在的冬宮前进。工人們带着全家眷属——妻子儿女和老弱父母——去见沙皇；他們手无寸鉄，只是抬着沙皇像

片，举着教堂旗幡，唱着祷告歌向前走去。街道上总共聚集了十四万多人。

尼古拉第二并没有和他們讲友爱。他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天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有两千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上染遍工人底鲜血。

布尔什维克是和工人们同去了的。他們中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当时就在沾满工人鲜血的街道上向工人解释誰是这种凄惨暴行底罪人，以及应该怎样同他作斗争。

一月九日从此称为“流血星期日”。工人在一月九日受到了血的教训。工人对沙皇的信仰已在这天受到了枪杀。工人已经明白，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获得权利。到九日傍晚时分，各工人区域已在开始建筑街垒了。工人们說：“沙皇痛打了我們，我們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頓！”

沙皇流血罪行的噩耗馬上传遍了全国。全体工人阶级，全国人民，都充满着义愤和忿怒。每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都用罢工来抗議沙皇的罪行，并提出本身的政治要求。工人现在已是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走上街道了。在一月間，罢工人数达到很大的数字——四十四万人。一个月內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年的罢工人数。工人运动升涨到了极大的高度。

俄国革命开始了。

二 工人的政治罢工和示威。 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波 将金”铁甲舰上的起义。

一九事变以后，工人底革命斗争已具有更加尖锐的政治性质。工人群众已开始由经济罢工和同情罢工转到政治罢工，转到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转到武装抵抗沙皇军队的斗争。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巴库等有大量工人集中的巨大城市中，罢工进行得特别顽强而很有组织。五金工人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前列行进。先进工人队伍用自己的罢工振作了觉悟程度较低的阶层，发动了整个工人阶级去作斗争。社会民主党底影响迅速增长了。

五一游行示威在许多地方引起了群众与军警的冲突。在华沙城内因示威群众受到枪击而死伤者达数百人之多。工人响应波兰社会民主党底号召，用总罢工来抗议华沙惨案。罢工和游行示威在五月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全俄各地参加五月罢工的工人共计二十余万。巴库、洛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城的工人，都卷入了总罢工。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同沙皇军队冲突的事件日益加多了。在敖德萨、华沙、里加、洛兹及其他许多城市中，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在波兰巨大的工业中心洛兹城内，斗争进行得特别

激烈。洛茲工人在街道上建筑了几十座街垒，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一連三天的巷战（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这里的武装发动与总罢工汇合起来了。列宁认为这些战斗是俄国工人所进行的第一次武装发动。

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所举行的罢工，是夏季罢工中特别出色的一次。这次罢工从一九〇五年五月末开始一直坚持到八月初旬止，即几乎继续了两个半月之久。参加罢工的約有七万工人，其中有許多是妇女。这次罢工是由布尔什維克北方委员会领导的。差不多每天都在城外泰尔克河畔举行数千工人的集会。在这些工人大会上討論了工人自己的需求。在工人大会上常有布尔什維克出来发言。为着镇压罢工，沙皇当局命令军队驅散工人，向工人开枪射击。有几十个工人被打死，有数百工人受伤。城内宣布戒严了。但工人还是继续坚持，拒絕复工。工人和他們的家属忍饥挨餓，但并不表示屈服。只是到了极端疲憊的时候，工人才不得已去上工。罢工斗争锻炼了工人。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作出了勇敢、坚持、坚定和同心协力奋斗的模范。在这次罢工中，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受到了真正的政治教育。

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城的工人在这次罢工时建立了工人代表会，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維埃之一。

工人底政治罢工掀动了全国。乡村也跟着城市发动起来了。从春天起便开始了农民的骚动。一群一群的农民起来反对地主，毁坏他们的田庄、糖厂和酒厂，焚烧地主楼房和庄院。许多地方的农民夺取过地主的土地，大批砍伐过地主的森林，要求把地主土地转交给人民。农民把地主的麦子和其他各种粮食夺来分给饥民。地主们惊惶万分，不得不逃往城市。沙皇政府调遣兵士和哥萨克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队开枪射击农民，逮捕“祸首”，拷打和折磨他们。但农民并不停止斗争。

农民运动在俄国中部，在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南高加索一带，特别是在格鲁吉亚方面，日益广阔地开展起来了。

社会民主党人愈益深入农村。党中央发出了告农民的宣言：“农民们，请听我们说”。特维尔、萨拉托夫、波尔塔瓦、契尔尼郭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梯弗里斯及其他许多州区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都发表过告农民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在乡村中召集大会，成立农民小组，建立农民委员会。一九〇五年夏天，有许多地方发生过社会民主党人所组织的农业工人罢工。

但这还只是农民斗争底开始。当时农民运动还只普及到八十五县，即约近沙俄欧洲部分总县数七分之一。

工农运动的发展以及俄国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所遭受的多次失败，使军队受到了影响。沙皇制度所依靠的这

个支柱动摇了。

一九〇五年六月，在黑海舰队“波将金”铁甲舰上爆发了起义。这艘铁甲舰当时停泊在离敖德萨不远的地方，而敖德萨城内正发生着工人总罢工。起义的水兵将他們最仇恨的军官們惩办之后，便把铁甲舰开到了敖德萨。“波将金”铁甲舰轉到革命方面来了。

列宁对于这次起义极为重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須领导这一运动，使其能与工农群众及地方駐軍的运动汇合起来。

沙皇派了一批軍舰去镇压“波将金”舰，但这些軍舰上的水兵却拒绝对自己的起义同志們开炮。几天之内，在“波将金”铁甲舰上飘扬着革命的紅旗。但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〇五年，还不是像后来一九一七年那样是领导运动的唯一政党。当时在“波将金”舰上有許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虽有个别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起义，但起义还是没有受到正确和充分諳练的领导。有一部分水兵在决定的关头表现了动摇。黑海舰队中的其他軍舰没有来响应这艘起义的铁甲舰。革命的铁甲舰因为缺乏煤炭和粮食，不得不开到羅馬尼亚岸边去向羅馬尼亚当局投降。

“波将金”铁甲舰上的水兵起义，结果是失败了。后来落入沙皇政府毒手的水兵被交付法庭审判，一部分被处死刑，一部分被流放到苦工处去了。但起义这一事实

本身却有特別重大的意义。“波将金”鉄甲舰上的起义是海陆軍中的第一次群众革命发动，是一大队沙皇軍力第一次轉到革命方面来的事件。这次起义使工人和农民，特别是海陆軍兵士群众自身更加認識、更加了解海陆軍必須与工人階級联合，必須与人民联合的思想。

工人进到群众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民运动的加强，人民与軍警的武装冲突，以及黑海舰队中的起义，——这一切都証明人民武装起义底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形使自由資产階級不得不认真动作起来。它害怕革命，同时却又拿革命去恐吓沙皇。它极力想同沙皇妥协来反对革命，同时又“为人民”要求些小小的改良来“安慰”人民，分裂革命势力，借以防止“革命惨象”。自由派的地主們說道，“必須割点土地給农民，不然他們就会割死我們的”。自由資产階級准备去与沙皇分掌政权。当时，列宁論到工人階級底策略与自由資产階級底策略时写道：“无产階級进行斗争，資产階級窃取政权”。

沙皇政府繼續用凶残手段鎮压工农，但它不能不明白，单用压迫手段是对付不了革命的。因此，它除了压迫手段外，还采取随风轉舵的政策。一方面，它用自己的奸細去唆使俄国各族人民互相摧残，造成蹂躪犹太人的事件，挑拨阿尔明尼亚人和韃靼人互相残杀。另方面，它又答应召集縉紳會議²²或国家杜馬²³一类的“代表机关”，并委托大臣布里根拟定一种不让杜馬拥有立法权力的杜馬

草案。所有这些办法的采用，都是为了拆散革命势力，使人民中間温和阶层脱离革命。

布尔什維克宣布抵制布里根杜馬，以期打破这套嘲弄人民代表机关的把戏。

反之，孟什維克却决定不去打破召集杜馬的計劃，而且认为必須去参加这个杜馬。

三 布尔什維克与孟什維克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馬克思主义政党底策略基础。

革命把社会上各个阶级都发动起来了。革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引起的轉变，推动它們离开旧日的慣常地位，使其不得不重新布置自己的力量来适应新的环境。每个阶级，每个政党，都在努力制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动路綫，自己对其他阶级的态度，自己对政府的态度。甚至沙皇政府也不得不定出一种新的，在它看来迥非寻常的策略，即答应召集所謂布里根杜馬的“代表机关”。

社会民主党也必須定出自己的策略。其所以必須这样作，是因为当时有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是因为当时在无产阶级面前摆着有急待解决的实际問題：組織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应否

参加这个政府，对农民态度怎样，对自由资产阶级态度怎样等等問題。社会民主党必須定出一个統一而周密的馬克思主义策略。

但是由于孟什維克底机会主义立场和分裂行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經分裂成为两个政团。虽然当时的分裂还不能认为是完全的分裂，虽然这两个政团形式上还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政党，但事实上它們当时却很像是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

当时孟什維克除了他們和党内大多数在組織問題上的旧分歧之外，还加上了一些关于策略問題的新分歧，于是就使分裂更其加深了。

由于沒有統一的党，結果也就沒有統一的党的策略。

如果立刻来召集当前一屆，即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借以规定統一的策略并責成少数誠懇执行大会決議，服从大会多数底决定，那也許可以找到摆脱当时状况的出路。布尔什維克当时向孟什維克建議的正是这样的出路。但孟什維克根本就不愿听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語。布尔什維克认为使党繼續缺乏党所批准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須执行的策略是一种罪恶，于是就决定来担負起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起責任。

所有的党組織，不論是布尔什維克的或孟什維克的，都被邀請参加代表大会。但孟什維克却拒絕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决定召集自己的代表大会。他們把自己的

代表大会叫作代表会议，因为他们所有的代表人数很少；但实际上这是个代表大会，即孟什维克底党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会议底决定是全体孟什维克所必须执行的。

一九〇五年四月，在伦敦召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二十四个代表，代表着二十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全党所有一切大的组织，都派有代表参加。

代表大会认定孟什维克是“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而加以申斥之后，就进而讨论规定本党策略的问题。

当时与代表大会并排举行的，是在日内瓦召集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

“两个代表大会——两个政党”，——列宁这样评断了当时的情形。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所讨论的实际上同样是关于策略的问题，但双方对于这些问题却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各自通过的这两个不同的决议中，可以看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彼此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彼此间存在有如何深刻的策略分歧。

以下就是这些分歧底基本要点。

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底策略路线。代表大会认为虽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虽然它在目前不能越出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但首先愿意这个革

命完全胜利的却是无产阶级，因为这个革命胜利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来，在政治上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政治上领导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技能，并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农民才能拥护无产阶级这种预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策略，因为农民没有革命底完全胜利，就不能推翻地主而获得地主的土地。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底天然同盟者。

自由资产阶级不愿这个革命完全胜利，因为它需要沙皇政权来作对付它所最害怕的工农群众的皮鞭，所以它会努力保存沙皇政权，只是想把沙皇政府权力稍微限制一下。因此，自由资产阶级将设法在立宪君主制度基础上用同沙皇妥协的办法来结束革命。

只有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只有身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能保证其与农民的联盟，只有使自由资产阶级陷于孤立，只有由社会民主党来积极参加组织反沙皇制度的人民起义事业，只有因起义胜利的结果而成立能于铲除反革命根蒂并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临时革命政府，只有社会民主党不拒绝在顺利条件下参加这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底策略路线。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所以只有自由资产阶级才能做革命底领袖。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而应与自由资产阶级接近。这